

九歌

智商爆表
情商负数的科学狂人
恋上
身怀失传刺绣绝技的
都市女侠

易人北 著

YiRenBei
Works

花无意&牧九歌 联袂出演
史上最热血情侣档

畅销大神 易人北 言情力作首发

独家特供 修订版完美结局+实体番外

九歌

J I U G E

易人北 著

YiRenBei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歌 / 易人北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898-7

I. ①九…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2416号

书 名 九歌
作 者 易人北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 编 辑 姚 丽
特 约 编 辑 紫 木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 绘 图 三 乖
封面 设 计 嫁衣工舍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898-7
定 价 29.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64810892-604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29
第四章	044
第五章	058
第六章	074
第七章	091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24
第十章	138
第十一章	152
第十二章	168
第十三章	185
第十四章	200
第十五章	215
第十六章	230

牧九歌在台阶上坐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才起身慢慢走进疗养院。

这家疗养院又叫“老人之家”，占地广阔，从独栋别墅到酒店式公寓楼都有。因为该院环境好，配套设施完善，兼之有经过专业培训的陪护和常驻医师，很多比较有钱的离退休老人就很愿意选择在这里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而除了自愿住进来的老人，也有不少被儿女或亲人送进来的，这部分老人中有不少都没有自理能力，需要专业人士24小时贴身陪护。

牧九歌的母亲就是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中的一员。

“小牧，又来看你母亲呀。”

走廊里，一名身穿护士服的中年陪护坐在廊凳上，一边熟练地给一位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中的老人按摩手臂，一边跟牧九歌搭话。

牧九歌停住脚步，礼貌地打招呼道：“王阿姨，你好，我妈这段时间还好吧？”

“唔，老样子，不好也不坏。对了，听说我们院里刚进了一种新药，A联盟产

的，说是对治疗老年痴呆症有比较好的效果，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问一下张医生。我见他给别墅那边一家开过这个药，那边的陪护说用了确实有点效果。”

“谢谢王阿姨，我会找张医生问问的。”

和这位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老陪护挥手告别后，牧九歌看了下腕表——早上十点，这个时间段，她母亲应该在娱乐厅里。

娱乐厅在一楼，因为不是周末，里面很安静，除了老人和陪护，客人只有牧九歌一个。

牧九歌顺着娱乐厅四周看了一圈，在书报角看到了她母亲苏艾。

苏艾正坐在沙发里全神贯注地阅读一本书。陪护把她照顾得很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扎了个髻。身上穿着干净且素雅的衣裙，脚上套着一双疗养院里的棉拖鞋。

牧九歌注意到她母亲还涂了口红，看上去精神很好的样子。

“妈。”牧九歌在母亲身边蹲下。

苏艾把书本翻过一页，那神情似乎已经完全被书本中的世界所吸引，外界如何完全影响不到她。

可牧九歌知道她虽然在看书，但并不代表她把书中那些内容都看进了脑中。

她妈妈和一般的老年痴呆症患者有点不一样，别的患者到了发病中期，经常会坐在某处发呆，啥事也不干，而她妈妈则喜欢捧着一本书或杂志阅读，虽然同一页内容她可能翻来覆去看过无数遍。

牧九歌起身，在沙发扶手上坐下，左手轻轻抚摸着她妈妈的肩膀，一边顺势侧头看向窗外。

半腰高的推窗全部打开了，沙质的窗帘轻轻拂动，外面传来悦耳的鸟叫声，人目一片青翠碧绿，偶有几点鲜艳的色彩夹杂其中。

牧九歌就像随意聊天一样，看着窗外轻声道：“妈，如果一个女人不会生孩子，那她在别人眼里，是否已经失去了身为女人的最根本的价值？”

苏艾微微皱了皱眉，似乎在疑惑什么，想了一会儿，她把书页又翻了回去。

“我以前也不觉得有孩子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可是现在当我得知我很有可能失去做母亲的能力时，反而开始渴望孩子这种生物。很可笑对吧？我也觉得很可笑。”

牧九歌耸了下肩，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温柔地看着苏艾。

“妈妈，你以前一直说我会很早就嫁人，可我现在都二十六了，还是待字闺中哦。对了，我昨天刚和韩嘉睿分手。说真的，本来我是想嫁给他的，毕竟现在像他

这样多金、年轻、未婚又英俊的男人已经不好找了。”

牧九歌叹了口气，“可是我总觉得自从他知道我子宫发育不良且不好治以后，就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虽然他嘴巴上说不在乎有没有孩子，还说可以代孕什么的，但是……好吧，也许是我自卑，他的疏远、他的敷衍都是我乱想出来的。”

苏艾又皱了下眉头，似乎很不高兴耳边那个杂音一直嗡嗡响个不停，她抬头不悦地看了牧九歌一眼，开口问：“你好，有事吗？”

牧九歌对她这样宛如对陌生人的询问已经习以为常，笑了笑，回答道：“你好，妈妈，我是你女儿牧九歌。今天我上晚班，还能再陪你一会儿。”

“九歌？”

“嗯，是我。”

“你是谁？”

“你女儿。”

“我女儿？”苏艾偏头似乎在回忆自己有没有一个女儿，过了一会儿，她低下头，开始继续阅读那不知已经读了多少遍的一页书。

牧九歌对此也不在意，她又自言自语了好一会儿，直到陪护过来说要带苏艾去散步，才跟已经完全不记得她的母亲笑着说再见。

“开车小心。”

“什么？”牧九歌回头，“妈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苏艾站在书架前很舍不得地看着陪护把那本书放回书架。

陪护小刘同情地看向牧九歌，轻声道：“苏姨经常会说一些没头没尾奇怪的话，她应该不是特意说给你听的。”

牧九歌点点头，勉强笑道：“我妈麻烦你照顾了。”

小刘笑笑，“应该的。”

牧九歌转身走出娱乐厅，不过她没有就这样离开，而是绕道去了常驻医师办公室。

年轻漂亮的小护士礼貌地询问她：“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张医生在吗？”

“他在，不过他现在正在会客，您可以坐在这儿稍等一会儿，或者另约时间。”

“我就在这儿等他好了。”牧九歌在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她决定最多等半个小时，因为她还要赶去公司上班。还好里面的客人并没有让

她等太长时间，十分钟后，张医生的办公室门打开了，一名气质出众、身材娇小、精雕细琢的美丽女子从里面走出来。

“恬芳？”牧九歌抬头，惊讶地低叫道。

韩恬芳脚步一顿，似乎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牧九歌，但她很快就露出了笑容，淑雅地走到牧九歌身边，“你消息可真灵通。我哥跟你说的吗？”

牧九歌起身，“你哥跟我说什么了？”

韩恬芳眨了眨眼睛，“你过来这里，难道不是因为你知道我爷爷打算从家里搬到这里来住，所以特地代替我哥过来先看看环境的吗？”

“……我还真不知道这事。”牧九歌顿了一下，“我和你哥已经分手了。”

“什么？！不会吧？”韩恬芳捂住小嘴，一脸不相信，“什么时候分的？你们怎么可能分手？我哥不是还说要跟你结婚吗？”

牧九歌苦笑，“是吗？我可不记得他有跟我求过婚。”

“天哪，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竟然会闹到分手的地步？哦，你们让我开始不相信爱情的存在了。”

牧九歌被韩恬芳逗笑了，“好了，我还有点事找张医生，你有事先去忙吧，我们下次聊。”

“下次是什么时候？”韩恬芳略带忧愁地道，“你和我哥分手了，不会连我这个朋友也不要了吧？我还打算继续跟着你学刺绣呢。”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你要想来就继续来，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休息。”

闻言，韩恬芳脸上的忧愁立刻一扫而光。“这可是你答应的，那我明天就过去找你，你明天轮休对吧？”

“嗯，你下午过来，我上午得去我爷爷奶奶那里一趟。”

“好。”

韩恬芳一直目送牧九歌走入张医生的办公室，这才转身向电梯走去。

走出电梯后，她掏出手机拨了快捷号，铃声响了不一会儿就接通了。

“哥，我刚才撞到牧九歌了。”

“放心，她没有起疑。我编了个借口，你记得圆起来。”韩恬芳把刚才和牧九歌的对话大致重复了一遍。

“嗯，我刚刚确定她明天上午不会在家，她说要去她爷爷奶奶那里。”

“哥，我不建议你现在就和她分手……显然你那个若即若离的‘钓鱼’策略完全起了反作用，你应该更加强硬一点，或者用点小手段，把她彻底变成你的人。用什么手段……我想你应该不需要我教你吧？”

电话对面不知说了什么，惹得韩恬芳轻笑，“女人嘛，只要和她上了床，就算

原本不爱你，只要你事后好好哄哄她，她也会逐渐对你死心塌地。哥，还差一点点了，你可不能在这时候功亏一篑。我说韩嘉睿先生……你不会心软了吧？”

早就守候在楼下停车场的司机看到韩恬芳，立刻发动车辆行驶到大楼门口。

韩恬芳收起手机，坐进车内，加长版凯迪拉克轿车平稳地驶离了疗养院。

而牧九歌这边完全没有怀疑韩恬芳，倒是张医生看到她，微微愣了愣，但想到前面那位客人的再三叮嘱，他也就没有多事地主动开口。

牧九歌担心自己的母亲，也没有和张医生闲聊的心情，直接说明了来意。

张医生听完后，起身从书柜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她。

“这是那种新药的说明，但如果想要取得好的效果，还需要配合干细胞移植手术。A联盟那边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了，但我必须实话告诉你，这种治疗方案还在试验阶段。”

“有治愈的患者吗？”

张医生笑了一下，摇了摇头，随即从电脑里调出苏艾的医疗档案，“老年痴呆症属于大脑病变，而大脑病变也是最难治的。A联盟那边的干细胞移植的成功案例，不过是阻止了大脑进一步病变，并略有改善，但目前还没有听说有痊愈者出现。”

张医生把屏幕转向牧九歌，“你母亲的大脑目前暂时还没有萎缩迹象，但是她的海马区很奇怪，你看，这是她上周才拍的核磁共振脑部扫描图。”

牧九歌凝神仔细看去，“对不起，我看不出和上次的扫描图有什么区别。”

张医生点击鼠标把海马区的扫描图放大给她看，“左边的是三个月前拍的，右边是一周前拍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周边多了一圈细小的颗粒状物体？”

“啊！这是什么？肿瘤吗？”

“这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张医生没有明确说出答案，“目前我的建议是暂时维持以前的治疗方案。如果你母亲的海马区出现进一步病变，那么也许我们就不得不采取手术治疗的方法，可是手术治疗有一定危险性，这点我想你也明白。”

牧九歌缓缓道：“有没有可能我母亲失去记忆就是由于海马体病变造成的？”

张医生理解她的心情，但仍旧抱歉地道：“你母亲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年多，而根据每年的核磁共振的扫描结果来看，她海马区的异变应该是在近期才发生的。”

牧九歌看着电脑屏幕久久没说话。

张医生把屏幕转回去，犹豫了一下道：“如果你经济状况许可的话，我建议你同时采用新药物和物理治疗法。”

“……使用新药，一个疗程下来需要多少钱？”

“这种药物不在医保范围内，所以你需要承担全额。三个月一个疗程，大约需要两万元左右。”

“加上干细胞移植疗法呢？”

张医生两手交握，说道：“我院无法做这种手术，你需要把你母亲送到A联盟。”

牧九歌再次沉默。

张医生在心中叹息，“我想你应该收到通知了，从下个月开始，本院的住宿及护理费用将增加15%，这还不包含药物和理疗费用，如果你再选择新药，今后你每个月需要承担的费用将近一万五，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谢谢，我会好好考虑的，最迟明天给您答复。”

离开疗养院后，牧九歌随便找了家拉面馆简单地填饱肚子，等从店里出来走到有16路公交车经过的站台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开始转阴。

搭了顺风车到总站，和同事交班后不久，天上开始下雨，淅淅沥沥地，不大，却绵延不断。

牧九歌是一名公交车司机，这个工作她已经做了四年多，从生手到熟手到优秀司机，工作很辛苦，很枯燥，但她愣是从中做出了乐趣。

在她想来，如果生活没什么变化，她大概会一直持续做这份工作，直到身体不允许。

可是现在，她恐怕需要仔细想想将来了。公交车司机的工作能养活自己，但想同时负担起母亲疗养院的费用显然不够。当初她也是卖了父母的房子才有底气把母亲送进那家疗养院的。卖房子的钱看起来不少，可是以每年七八万的消耗速度来看，也坚持不了多久，这还只是没有用更好的药、没有做手术时的基本费用。

她需要更多的钱，但她一不会做生意，二没有什么能特别赚钱的技能，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刺绣，因为功夫不到家，加上她母亲那边的奇怪家规，暂时也不能当作赚钱的工具。

韩嘉睿倒是跟她说过，愿意负担她母亲的疗养费用，但兴许是因为可笑的自尊心吧，她并不愿意把自己的责任转嫁到男友身上。也许将来结婚了，两人有了更加深厚的感情和牵绊，韩嘉睿还愿意帮助她，她会很高兴，可现在……

牧九歌甩了甩头，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她已经和韩嘉睿提出分手了。既然分了就干脆利落分个干净，藕断丝连不过伤人再伤己而已。

至于她和韩恬芳的交情……如果能处就处下去，如果不能就再见。

淅淅沥沥的小雨逐渐变大，到了晚高峰时已经变成中雨，公交站台上挤满了人。

这个时间段也是公交司机最辛苦的时候，不但要在宛如龟速，还动不动就几乎停滞的车流中注意开车安全，还要调解乘客的各种问题。

安然度过高峰期，牧九歌休息了大约半个小时又再次出车。

天色越来越晚，雨也下得越来越大。到了最后一班车时，值班队长特意跟几名司机打了招呼：“雨大，路上都小心些。”

16路公交车线路非常长，从位于城东的五区到位于城西的三区，几乎横穿了大半个钟山市，不堵车单程就得开一个半小时。

晚十点过后，热闹的城市逐渐变得安静下来，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变少了，过了市中心几个站点后，车里的乘客就只见下不见上，慢慢地，车里就几乎没有站着的乘客了。

“小牧，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一名有座位不坐，站在驾驶位不远处的乘客关心地问她。

牧九歌转头看了他一眼，现在正好在等红灯。

说话的人她认识，是和她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的隔壁单元的瓦工老张。

老张算是老手艺人，以前搞石雕，后来建筑行业火了，他就给人做瓦工，一做就是近二十年，在本市建筑行当里有相当好的口碑，除了冬天不易动工的那段时间，一年其他日子几乎都在本市各楼群或建筑工地跑来跑去。他接大工程，也接家庭装修的小活计，为此经常坐她的车子。

老张人很热心，在小区里也很有人缘，谁家需要瓦工直接喊他一声，他晚上回来就会过去帮人弄好，价钱也都是意思意思就行了。

牧九歌刚搬到那个拆迁安置小区时，因为卫生间漏水还请他帮过忙，两人也就此认识了。

红灯变绿，牧九歌发动车辆，等车子稳步前进后，她才眼望前方笑着回了句：“没什么，和男朋友掰了。”

“哈！”老张笑道，“那肯定是那小子不好，我见过他，就是那个开奥迪的公子哥是吧？那小子一看就不是个能安得下心的，掰了也好，你还能找个更好的。”

牧九歌也笑。

“要不叔给你介绍一个？那人叔认识，可老实的一个人，手艺也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但人长得还算精神，个头也配你，家里拆迁分了两套房子，不用再另外买房了。如果你觉得行，叔安排你们见个面？”老张特热心地道。

牧九歌只笑不接话。老张看外面雨大，也没再继续逗她说话，只说：“等你哪天休息，叔跟你好好聊聊，我认识的那人真的很不错。”

“好，谢谢张叔。”牧九歌回应了一句。

在大型拆迁安置小区银河花园一期、三期的车站分别停了一次后，车里就彻底空了。

牧九歌看时间快接近十一点了，路上基本已经看不见行人，车里又没有乘客，而且眼看就要进总站，绷了一个多小时的神经难免就稍稍放松了一些。

大雨哗哗地下着，前窗雨刷不停地刷动，可是视线还是受到了一定阻碍。

也许是因为疲劳，也许是因为心累，牧九歌感觉视线有点模糊，忍不住抬手揉了揉下眼睛。

就在这时！

车前方的马路上忽然出现一名行人，那名行人正打着一把黑伞在过斑马线。

而这条斑马线是附近唯一没有装红绿灯的。

牧九歌大惊，立刻踩下刹车，轻拽方向盘。

“吱——！”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那名一手打伞一手提着行李袋的行人抬起头，转脸看向公交车的方向。

虽然她的反应已经很快，虽然那名行人也做出了闪避的动作，但牧九歌还是感觉到自己的车头很可能碰擦到了那名行人。

· 牧九歌立刻停下车辆，迅速下车去查看。

“你没事吧？对不起，雨太大了，我一时没有注意到你。抱歉，这位先生，你有没有哪里被擦伤？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牧九歌看到那名行人站在车头前，立刻一迭声地询问道。

大雨浇下，没有打伞的牧九歌很快就被大雨浇了个透湿。

那名行人静静地看着她，忽然问道：“银河花园怎么走？”

“呃……你要去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四期？”牧九歌抹了把脸问。

“一期。”

“一期离这里有点远，大约一站路多一点。这个时间你已经打不到车……算了，你上来吧，我送你过去。”牧九歌挥挥手，快速跑回驾驶位，打开乘客门让那名行人上车。

那名行人收起伞，上车后跟牧九歌说：“不好意思，刚才吓到你了，我没事。”

牧九歌抬起胳膊擦了下脸，松了口气笑道：“没事就好，也怪我注意力不集中，偏偏这么大雨，你又打了把黑伞。万幸没真的碰到你！刚才差点吓死我。”

牧九歌说着从发动机前方的小桶里拽出一条毛巾胡乱擦了擦脸和头发。

那名行人站在栏杆边上，多看了牧九歌一眼，“你很好。”

“啥？”牧九歌没听清楚。

“谢谢你肯送我过去。”行人改口。

“没啥。别说我刚才差点撞到你，就是没撞到你，这么大雨，如果你招手拦车，我也会送你过去。不过你主动招手的话，需要付两元车费，现在我请你上来，

你就不用付车费啦。”牧九歌开玩笑道，随即侧头看了眼她刚才差点撞到的人。

这是一名身高超过平均水平的年轻男子，目测约有185公分左右。

男子头发削得很短，显得很精神，脸型长得有点像外国人，眼睛凹进眼眶，鼻梁很高，下嘴唇较厚，眼眸颜色因为车内灯光较暗看得并不是很清楚，头发颜色也许是深棕色。

这样的脸型和发色，你说他是外国人也可以，说他是华国人也行。

也许是混血儿吧？牧九歌心想。

男子打扮比较休闲，提着行李袋像是出来游玩的游客。

牧九歌放下毛巾，跟男子随意搭话道：“你到一期哪里？小区一期很大，南门和东门都开着，你说去哪栋楼，我可以把你送到最近的那个大门。”

“一期十九栋。”

“哈？”牧九歌再次侧脸看向男子，“你要去十九栋？”

“嗯。”

“真巧，我也住在那栋楼。”

“哦。”

牧九歌感觉到男子似无意继续对话，便没再多问，发动车辆，掉头把年轻男子直接送到了一期南大门外。

“你从这里进去，顺着路右边往前走，看到一个小广场后直接穿过去，然后你会看到一条比较宽的路，顺着那条路的右边走到头，围墙左边第一栋楼就是十九栋。明白了吗？”

男子点头，拎起放在座位上的行李袋，拿起雨伞，道谢：“谢谢指点，再见。”

“……再见。”

牧九歌目送男子下车，关上车门，长长吁了口气。

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午牧九歌一大早起来，到小区水果铺买了些水果拎去看望她爷奶奶。

牧家老两口住在市中心一个当初建来给学校老师住的老小区中。牧奶奶是退休老教师，以前还在小区开辅导班，现在年纪大了，就在家养养花，种种阳台蔬菜之类的。牧老爷子没有正经工作，当年和牧奶奶离离合合，生出许多事端，临近六十败光了钱财后，又灰溜溜跑回来找牧奶奶，牧奶奶心软收留了他，结果两人就这样凑合到了今天。

“九歌，你来就来了，每次还都带东西来，你又不是客人，日子也不容易，我们又不差这口吃的，你说你买这些东西来干吗？”牧奶奶一看到九歌手上提的大包

小包就忍不住轻声埋怨孙女。

牧九歌换了拖鞋，笑着搂住奶奶的肩膀，把她推入客厅，“奶奶，这是我的心意，我买不起贵的，买点水果还买不起吗？”

“就是，那是你孙女的孝心，你就别啰唆了。九歌啊，有没有买烟来呀？”牧老爷子叼着香烟从他的卧室里走出来，过来就接过牧九歌手中的袋子，放在桌上就翻开了。

“咋没烟哪？”牧老爷子有点不满，嘟囔了两句，“就知道你奶奶，一点都不惦记我。”

牧九歌无奈地笑，“爷爷，医生不知说了多少次让您一定要戒烟，您倒好，不戒还抽得更凶。”

牧奶奶没好气地道：“别理那老东西！他是想把我先用二手烟害死。”

“喂，我就抽点烟，你干吗老说我？我都躲在我房间里抽了，还不行吗？”牧老爷子嘀咕着，提着一串提子去厨房洗，洗完了，用个塑料箩端出来问，“丫头中午想吃啥？爷爷给你买去。我昨儿手气好，赢了三百！”

“爷爷，不用了，我中午回去吃。”

“你客气什么？我知道你喜欢吃牛肉，我去买点牛肉回来，做茶香红烧牛肉给你吃，你别走啊。”牧老爷子说着就回房拿了钱包换鞋出去了。

牧九歌喊他，他也不理。

牧奶奶拉了拉她，“你别管他，他借口出去买牛肉，其实是去买烟。九歌，你坐，我们聊聊。”

牧九歌只好坐回沙发上。

“你妈身体还好吧？我也好长时间没去看她了。”牧奶奶握着孙女的手问。

“挺好的，医生说她在逐渐恢复。”牧九歌笑。

“那就好，那就好。我每次去看你妈，看她人好好的却什么都不记得的样子，心里就难过。唉，你说你妈那么好一个女人，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好不容易和那混账离了婚，把你熬大了，眼看就要享福了，却又得了这种病！”牧奶奶大概由苏艾想到了自己，一时悲从中来。

“奶奶。”牧九歌摩挲着牧奶奶的背，“您别难过，我妈如果知道她让您伤心了，肯定也要难过。”

“你妈当年苦啊。也是我，掐着那点恩情，非要让她嫁给你爸。我明明知道那混账跟他老子一模一样，还硬是把你们往火坑里推。我以为你爸那么喜欢你妈，和你妈结婚后肯定能安下心来过日子，哪想到……是我对不起你妈啊，是我害了她一辈子啊！”牧奶奶说着说着就哭了。

牧九歌皱眉，奶奶今天怎么一见面就跟她说这些事？

“奶奶，是不是那人最近给你打电话了？他找你什么事？”

牧奶奶抹着眼泪，摇头不想说。

“奶奶！您别瞒着我，他找您麻烦跟找我麻烦有什么区别？您瞒着我才是……”牧九歌不忍心说下去了。她奶奶什么都好，就是心太软了，哪怕人家再对不起她，只要转头说两句好话，她也能继续和那人处下去。

牧九歌起身抽了张面纸给奶奶擦眼泪。

牧奶奶哭了一会儿，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拍拍九歌的手背，含着哭音道：“你爸那个畜生，他上周打电话给我，问我……”

牧奶奶气得不肯往下说了。

牧九歌抓住奶奶的手，半是安慰半是劝解地道：“奶奶，您别气，也别难过。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如果那人找您，您就立刻告诉我，我来对付他。他上周给您打电话，您上周就应该跟我说。我知道您瞒着我不想让我心烦，但与其留到日后更心烦，还不如在有苗头的时候就把心烦的根源掐断，您说是不是？还是您又心软了，想要原谅您儿子了？”

“我是想原谅他，可他每次做的事、说的话让我想原谅他都难！你爷爷也混账，但好歹他还有点良心。你爸他……把你爷爷所有的缺点都遗传了，唯独把良心给扔了。也是我作孽，生出这种东西来！”牧奶奶急喘了两下，跟九歌道，“你等我会儿，我拿个东西来。”

牧奶奶进卧室拿了一个大牛皮纸信封出来，交给牧九歌，“这个给你，你收好。”

“奶奶，这是什么？”牧九歌好奇，随手打开了信封。

“是我和你爷爷的遗嘱，已经经过公证了。”牧奶奶一句话让牧九歌的手停下了。

“奶奶？”

牧奶奶抬手轻轻摸了摸孙女的脸，温柔地笑道：“奶奶没用。你小时候奶奶不但不能保护你，还要靠你这小丫头给奶奶讨公道，保护奶奶。奶奶没什么能留给你的，只有名下这栋房子，还有点存款和首饰。等奶奶走了，你就把房子卖了，给你妈好好治病，也当我偿还你妈了。”

“奶奶！”

“嘘，嘘。乖，如果不是你爸打电话过来，我还想不起来这事。我以为我死了这些东西肯定都会留给你，你爸肯定也不好意思来跟你要这些，没想到他还真的能厚下脸皮。他不是问我有没有立遗嘱吗？他问我的时候我没立，问完了，当天我和你爷爷就去找律师立了这个遗嘱。他下次再打电话来，我就这么跟他说，气死他！”

牧九歌心情复杂，她没想到她那个爸打电话给奶奶竟然是问遗嘱的事，这人得多没良心才能问出这种事？

如果她爸为了别的事情来骚扰奶奶，她还能打电话过去骂骂他，或者想出别的办法来对付他。但为了奶奶的一点老底子……

无论如何，那人总归是奶奶的亲生子女，也没有和奶奶断绝关系，在法律上，那人确实有第一继承权。想到那人以后铁定会来闹腾的嘴脸，牧九歌真的很想跟奶奶说，不就一栋老房子吗，给那人算了，省得他以后闹个没完。

牧奶奶很了解孙女，看她不开口，摸了摸她的长发，道：“你啊，是不是想要干脆把奶奶的遗产都给他？”

牧九歌笑了下，坦白道：“我嫌以后闹起来难看。这事跟普通事情不一样，因为我是利益涉及方，又是晚辈，就算事实于我有利，真闹起来也丢脸，我又不是没手没脚，自己挣不到钱买房。”

“我就知道你这样想！”牧奶奶摇头，“你这孩子倔，什么都靠自己，也不喜欢跟人纠缠。你爸如果真的跟你闹，你可能连争都不会争。不是你不能争，而是你不屑争。但是你甘心吗？就算你甘心，奶奶也不甘心。”

牧九歌当然不甘心，那人一点孝道都没有尽到，还给家里人带来那么多痛苦，凭什么他还有脸来要奶奶将来的遗产？

但是房产和存款都是奶奶的，奶奶想把自己的东西给谁都是她的自由。牧九歌确实曾想过奶奶有可能把东西都留给她，但如果不留给她，她也无所谓。

牧奶奶不知想到什么，突然咧嘴笑了下，“你爷爷那天也发火了，说他逮不着那畜生，若逮着了就打死他给你除条祸根。”

“爷爷这脾气，多少年了也没变小点。”九歌噗嗤笑了。

“你爷爷这个人……我知道当初他回来我接受他，你和你妈，还有其他人都不理解。我这个人也许耳根软，但并不是傻子，你爷爷他毛病多多，但心眼不坏，平时家里烧饭做菜都是他，体力活他也肯干，我病了不舒服了，他也知道照顾我。我当时也快六十了，人说老来伴老来伴，与其两人都凄凄凉凉地过日子，还不如凑合到一起，互相还有个照应……”看表情牧奶奶像是陷入了回忆中。

牧九歌也不打断她。老人都喜欢回忆往事，做晚辈的哪怕已经听过无数遍，也继续听着就是。

牧奶奶说了牧爷爷很多事，有怨怼，也有甜蜜，最后她总结道：“你爷爷啊，眼花心大，天生不安分，看别人赚大钱，做大官，他就眼红，觉得自己也行。可是他也许缺了些运气吧，努力大半生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就当他创业时间长了点，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已。”

“呦，背着我说我什么坏话呢？”牧老爷子打开门，扯着嗓门就喊了一声，

“我说老太婆，你天天把过去那点事翻来覆去拿出来唠叨我还不够，九丫头牺牲休息时间来看咱们，你还跟她说这些，你也不怕九丫头烦你！”

牧奶奶堵他，“我孙女才不会烦我，她看你才烦。”

牧九歌大笑，“爷爷，您冤枉奶奶了，她不是在说您，是在夸您呢！”

牧九歌笑着上前接过老爷子买的蔬菜，然后跟他解释了下奶奶为什么会提到他。

牧老爷子一听是儿子的事，立刻就变了脸，骂道：“那个畜生！如果当初不是你奶奶挡着，我早就打死他了！他还好意思跟我们要钱要房子！那天接电话的不是我，要是我，骂不死他！你奶奶那天给他气得要吐血，那畜生……我怎么就生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牧爷爷骂儿子骂了半天，看九歌开始洗菜，连忙住口，跑进厨房指导九歌怎么处理牛肉。

牧奶奶趁孙女不注意，把牛皮纸信封和牧爷爷刚从银行取回来的五万块钱塞进了她的背包中。

丫头倔，不肯告诉他们银行账号，每次塞钱都给退回来。这次有理由了，就说她心软，与其把钱留着让不孝子一点点磨去，还不如拿给她去给她妈看病。

九歌在爷爷奶奶家吃了顿愉快又美味的午餐，饭后陪两老散了会儿步，等他们午睡了才离开。

回到家，正准备拿出钥匙开门，牧九歌突然听到对面传来开门的声音。

咦？对过有住户搬进来了？

牧九歌回头，吃惊地叫道：“是你？”

提着垃圾袋的高大男子抬头，见是昨晚的公交车司机，便对她微微点了点头。

“呵呵，邻居，你好，我叫牧九歌，就住你对面，有什么事你可以找我。您贵姓？”牧九歌转过身来跟新邻居打招呼。

“免贵姓花，花无意。”男子淡淡道。

“花无意……那您一定认识花无缺和小鱼儿咯？”